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二十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絶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

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䳄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為湘東王所

襲竟致奔亡為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觜集於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為羊鵾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吴之望也鳥於上鳴吴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

灰獨足者叔寳獨行無衆之應㰻草成灰者陳政蕪穢
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寳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
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
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
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
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宫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宫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集洛陽宫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宫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鵂鳥集其帳隅未幾琮入

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逢弑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悦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闘而墜悦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

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

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為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青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墜于地

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究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為血又有血霑殿階瀝瀝然至御榻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

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絶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豕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讖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哭帝倮后而撻殺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蘇寃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

吳明徹與周相拒於吕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易

曰鼓之以雷霆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

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

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舉兵反

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

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

小人先命國凶有甲兵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反徙

其黨數十萬家

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壍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没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鸕鷀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國以魚為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
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帬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郎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為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為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栢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

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為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内修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

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
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裒刻百姓盛修邸第
後竟獲譴死
毳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
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

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為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歳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歳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歳

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為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吕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没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荆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隂陽相干氣色繆亂皆

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為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即位用刑酷暴之應其後為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闕中而今淮南水黑荆揚州之地陷於闕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為血與陳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

有黄眚黄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曰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晉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瞀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瞀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為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為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冲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皐門中闥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

江總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督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後主詔内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郡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内職反為士開所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宫掖生殺在口尋為琅邪王儼所誅

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鍾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鍾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揚雄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譏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勇為庶人晉王釣虛名而見立思心瞀亂

陰氣盛之象也鎻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熲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也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

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為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彊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款後主惑

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致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隂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萎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隴東王胡

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叚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為妖艷後主惑之寵冠宫掖每充侍從詩酒為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歛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皷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孔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儛後主惑之拜為淑妃選綵女數千為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

也象類言之又為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為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為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為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

赤者與黒者鬬久之黄者自傍觸之黒者死黄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黒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黄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心腹之痾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為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

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
卑彼若度來臣為太尉矣後主大悦因奏妓縱酒賦詩
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
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
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
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
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眈荒酒

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
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黄青黄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黄近黄祥也京
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兹謂不知厥異黄厥咎龍厥災
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為聰明博達惡人勝
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為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黄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呑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黄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橋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黄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黄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静帝用遜厥位絶

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為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為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頹山堙谷丁匠死者大半

裸蟲之孽

梁大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

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兖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檑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産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姦佞上下無别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
毆辱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為周所吞滅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
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于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
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
晉蕩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已陰懷篡逆天戒若
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
晉公親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為高祖轉禍為福之

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為墟矣

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鴈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帬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

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

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輙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範

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為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冬十一月者其邑饑亡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歳儉人饑

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綜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

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饑饉

大同二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饑亡明年霜為災百姓饑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為大丞相錄尚

書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

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凉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為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壊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馬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彊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譖太子勇廢為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

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據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

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為樂或衣繿縷衣行乞為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噴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

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為務不從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

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

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定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悦之仲密内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為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

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
王歸彦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彦遂立長
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大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黄龍折脚死於孔中齊
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
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鬬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孽臣高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為周師所虜

琅邪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

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毎以為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為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為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為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蹀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景因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吕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為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閒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

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
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
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
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隋書卷二十三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下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各本俱無東字本紀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豐下亦無東字當是衍

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閣本李凱作李軌按梁書武帝紀作李凱

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為嗣○監本秦訛齊按北齊書高歸彥封平秦王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主事臣李　駿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隋書卷二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九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

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於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産為丘賦先王之制

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絶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歳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亂筭至船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

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
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
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
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
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
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
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

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殂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

鑾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歛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為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扣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絶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

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槪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

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户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

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戸第三品三十五戸第四品三十戸第五品二十五戸第六品二十戸第七品十五戸第八品十戸第九品五戸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

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為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

田畞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稟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

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凉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

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

境傍海置鹽官以煑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廪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寛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户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覊縻輕税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

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没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户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户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

户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軍人常廪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寛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

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

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

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内輸粟五百里外輸

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户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畒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

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禄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

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賛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

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口以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

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盬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賚鉅萬及受

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

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

十二番毎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儆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

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户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没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定様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廵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様定户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户口歳增諸州調物毎歳河南自潼關河北

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絶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宫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為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氊袋因笞所司以為後誡焉由是内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禄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

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内無事益寛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

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戸口歳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寛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宫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

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宫遊觀乃喜又謂素為忠後帝以歳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宫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廪尚虚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懐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

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州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陜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

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

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兖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

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明年東廵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

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戸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戸内計戸徵税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

廨在市廻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户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
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
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内人及
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廻洛
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宫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
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

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黄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絶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黄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

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

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

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塡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

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没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為盜

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産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絶隴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藴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

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為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因政至於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

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煑土或擣藳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内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

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

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

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

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别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銅及錢仍依舊文

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别青齊徐兖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

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

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

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丱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

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隋書卷二十四

隋書卷二十四考證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操閣本作汎按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造龍舟鳳艒○舊本艒訛䑃按通雅艒取其寛容平榻即艎屬王濬造連舫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馳馬亦艒類

隋書卷二十四考證